



国际儒学研究

国际儒学联合会编

国际儒学研究

第八辑

国际儒学联合会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儒学研究 第8辑 / 国际儒学联合会编.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9

ISBN 7-80105-784-8

I. 国… II. 国… III. 儒家-哲学-研究-文集
N. B22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1290 号

国际儒学研究 第八辑

主 编：国际儒学联合会
责任编辑：张贵来
出 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南方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32 开
12.625 印张 300 千字
版 次：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500 册
书 号：ISBN 7-80105-784-8/G · 254
定 价：26.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北京安定门内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64010831 64010840

目 录

· 儒学的现代性 ·

展望程朱理学与东亚哲学的前景

- 理气决是二物与理先气后的现代意义 [韩国] 柳仁熙 (1)

现代觉醒与未来展望

- 对“五四精神”的理性反思 刘春明 庄春波 (19)
家庭是爱的学校 许惠珍 (36)
普遍伦理的基础 许惠珍 (53)
无意识哲学·性格与道德的无意识 ... [德国] 冯·哈特曼 (68)

· 东亚儒学 ·

伊藤仁斋的易学

- 日本易学的一个侧面 [日本] 土田健次郎 (79)

- 论儒学在韩国的本土化 赵吉惠 (88)
退溪礼学初探 吕绍纲 (109)

· 儒学和儒学史 ·

- 论太极思维——“周易现代化”方法论初探 朱高正 (126)
司马迁价值观与儒学 陈其泰 (159)
船山论历史之意义及规则 [韩国] 安载皓 (176)
论董其昌画学的心学色彩 朱良志 (218)
曾国藩论人生修养 胡永中 (238)
胡适的治学方法 山之左 (249)
梁漱溟思想中的村社观念 [美国] 林 琦 (260)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和克尔凯郭尔的三种
生活方式说比较 刘东超 (276)
新儒学的人文精神——牟宗三论儒学
和基督教的会通 [新加坡] 龚道运 (292)
为重建中国文化之“道”而努力
——《内圣外王的贯通》述评 韩德民 (311)
人格箴言——九十九句 [希腊] 乐济世 (335)
周敦颐《通书》英译 徐梵澄译 (345)

· 书 评 ·

- 《吹沙二集》自序 萧萐父 (383)
评三联书店本《汉学师承记》 范旭仓 (388)

CONTENTS

• MODERNITY OF CONFUCIANISM •

- The Prospects of Neo-confucian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East Asia [Korea] Liu Renxi
- Modern Awakening and Future Prospect
—— Rational Specul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 Liu Chunming & Zhuang Chunbo
- The Family Is Loving School Xu Huizhen
- The Basis of Universal Ethics Xu Huizhen
- Philosophy of the Unconscious • The Unconscious in
Character and Morality
..... [Germany] Edward von Hartmann

• CONFUCIANISM OF EAST ASIA •

- Ito Jinsai's Theory of *The Book of Changes*
—— One aspect of the theory of *The Book of Changes* in Japan

- [Japan] Tsuchida Kenjiro
On the Fusion of Confucianism and National Culture of Korea
- Zhao Jihui
The Exploration of Tuixi's Theory of Proprieties for the First Times
- Lü Shaogang
- CONFUCIANISM AND ITS HISTORY OF DEVELOPMENT •
- On the Thought of Great Ultimate — A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Methodology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
- Zhu Gaozheng
- Sima Qian's Value Outlook and Confucianism Chen Qitai
-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Regulation Discussed by Wang Chuanshan
- [Korea] An Zaihao
- On the Colour of Idealism Reflected in Dong Qichang's Painting
- Zhu Liangzhi
- Zeng Guofan's Theory o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Mind Hu Yongzhong
- Hu Shi's Study Methodology Shanzhizuo
- The Idea of Community in the Thought of Liang Shuming
- [America] Catherine Lynch
- On Contrast between Feng Youlan's Theory of Ideal State of Human Life
and Kierkegaard's Theory of Three Ways of Life
- Liu Dongchao
- The Humanism Spirit of New Confucianism ... [Singapore] Gong Daoyun
- Exerting Oneself for Rebuilding the Doctrine of Chinese Culture
- A Review of "To Have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Cultivating
One's Moral Character so as to Pacify the Common People"
- Han Demin
- Maxim — Ninety-Nine Sentences [Greece] Lejishi

The Book of Universality

— A Supplement to *The Book of Changes* by Chow Tunyi

..... Translated by F. C. HSU

• BOOK REVIEW •

Author's Preface of «*Collected Works of Xiao Jiefu* (2)»

..... Xiao Jiefu

A Review of *Records of Disciples of Sinology* Fan Xulun

展望程朱理学与东亚 哲学的前景

——理气决是二物与理先气后的现代意义

[韩国] 柳仁熙

Abstract: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reexpounded the significance of Neo-confucianism, its aim consists in seeking after the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basis afforded by Neo-confucianis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hilosophy of East Asia.

一、由对程朱理学矛盾的评价所引起

迄今为止，我们对程朱理学新儒学的意义，是从什么角度去理解的。我们对程朱理学在东亚乃至整个人类肩负的作用是否做过认真的研究。今天在这里，我重新阐述新儒学的意义，其目的并非为了回顾过去，而是因为程朱理学，对展望东亚的前景，提

供了重要的哲学依据。

陈荣捷先生在谈论宋明理学的功与过的文章中，认为朱熹的功绩在于重建书院、设立精舍。并曾阐述：若朱熹没有重建书院及精舍，在书院进行儒学的讲学活动，那么，今天的中国文化就可能变成为佛教及道教的文化。详见下文：

朱子设立精舍、重建书院，为书院题匾、写序、作记，在书院讲学，所参与的书院有几十个，可以说南宋书院的运动是朱子提倡的。朱子设立精舍时，精舍属于佛、道两家。朱子成立三个精舍，把精舍的运动带回儒家来。若无此运动，不但文学会变成八股，就是中国文化，可能成佛教或道教的文化。三者比较，总是儒家的文化好。这也是理学和朱子很大的功劳。^[1]

对中国文化的前途，我们也可以提出如下问题。儒道佛三者，在今天的中国文化中哪一个应处于主导位置。陈荣捷先生在上述评价中做出的回答，可以说是很好的厘定了程朱理学的现代意义。但是，若进一步探讨陈先生的主张，我们可以明晰：他赞扬朱子的功绩在于未使中国成为道教、佛教之国；同时却又批判朱子的过错在于对道佛过分攻击。这看起来有些自相矛盾。如下文：

程颐兄弟排斥佛、道大都是从伦理方面排斥，而朱子排斥佛、道，却是从多方面的。我想这是太过分了。所以儒家的思想，就排斥佛、道而言，太狭窄了，而且固步自封，没有新的材料，没有竞争。对中国文化、哲学的发展是有阻碍的。尤其是朱子，对佛、道攻击很厉害，虽然他道教的朋友很多，但是道家的思想他全都不接受，不但批评，而且攻击

得很厉害。这是文化史上的一个缺点。^[2]

是有一些学者对朱子哲学的这一论点进行讨论时，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陈荣捷先生只是其中之一。除以上观点之外，陈先生还指出朱子不提倡民主与科学，过分划分天理与人欲。就这一点，他也得出了相反的观点。一方面认为中国之所以民主与科学发达不起来，其责任不能归结于宋明理学。另一方面，论述朱子的科学性时，他说朱子的“理”因包含“条理”，所以基本上是科学的。陈先生指出，朱子主张“明诚两进”“敬义并立”，同样重视“尊德性，道学问”，因而对道德、哲学、科学三者都没有疏忽。这样看来，陈先生实际上是对同一事情却做出了相反的解释。

陈先生在结论上阐明了朱子哲学之功远远大于过，他认为：

这个哲学解决了许多问题。我们没有像西方政教分离、政教之争，这是我国文化一件最幸的事。现在西方科学发达，但是发生很严重的道德问题。比如医生没有责任让病人没有氧气而死，大家争辩不休。因为道德和科学没有联系。在我们的文化中，两者并行不悖，理一分殊。这一点也是理学的贡献。总言之，理学之功远出乎他的过失之上。^[3]

在上文中，陈先生尽管对程朱理学做出了较高的评价，但我们要阐明的是他对程朱理学的道佛批判做出了正相反的评价。现在我们为认真探究程朱理学的意义所在，有必要对其理论进一步分析并整理。陈先生一面说程朱对道佛排斥过甚，一面又说朱子之功是使中国没有成为道佛国家而成了儒家之国。针对一件事情，既赞扬又批评，这是矛盾的。在我看来，与其说是陈先生个人问题，不如说是中国哲学界迄今为止对程朱理学的意义还没有正确

的认识。我相信在分析此自相矛盾的结论过程中，程朱理学对东亚哲学的未来会起什么作用，将不言自明。

我在此提出程朱理学的道佛批判问题，还有另外的缘由。那就是，现在有些人在探求东方哲学的特性时，有与其从儒家思维方式中寻觅，不如从道家佛家的思维方式中去寻找的倾向。对于这种倾向，笔者想要说的是：重新承认道家及佛家的研究价值，就意味着批判以往‘新儒学’对道佛排斥之过分，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因为假如当时朱子没有按照自己的方式对道佛进行批判，那么，今天的中国就将是道佛之国，就不能如陈先生所说“总是儒家的文化好”。如此看来，今天有些人对朱子的道佛批判，称为过远远大于功，不过是好事者之谈。朱子的道佛批判，在下文中还会详细论及，实质上就是指出道佛是宗教，不应列入哲学之列。朱子在道佛企图干预或影响所有社会领域的当时对道佛断然进行批判，从而澄清了宗教与哲学的分界线。笔者认为朱子的这种思想意识，对探索今天中国乃至东亚哲学思想，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程朱道佛批判与哲学宗教的界线

那么，朱子等新儒学家为什么要批判道家佛家呢？这种批判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具有什么意义呢？这里笔者若从结论说起就是在人类思想史上，东方国家比起西方国家更早地划分了宗教与哲学的分界线。这在哲学史上是伟大的历史事件。我们大家都知道，西方哲学史上，划分中世纪哲学与近代哲学的标准是合理进行思考的哲学从宗教中独立出来。参照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界因为程朱理学中讲“理”而批判它是“观念论”，并把它划入中世纪哲学，这是应该重新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程朱理学批判了作

为宗教的道家佛家，这事实本身就应肯定为是合理的哲学，并且应把它看作是东方哲学史上向近代哲学转变的转折点。程朱理学因具有比“气哲学”更科学的哲学性质，所以东亚的部分国家（日本）就是依此形成了近代国家。

道家与佛家就其范畴来看，无论如何，不可能超出宗教的范畴。而儒家则是兼备伦理性的哲学。虽说是别的话题，现在有些东亚学者试图把儒教也认为是宗教，对此我无法持相同见解。其原因就在于朱子在保留儒教的宗教性之外，对干预人世间所有方面的道教和佛教有意识的进行了批判，从而在东方国家划清了宗教与哲学的分界线。程朱以后，新儒学成了东亚诸国共同的思想理念。

程朱理学通过划清其分界线，使原来在宗教领域里探讨的哲学问题，转向以儒学为中心来探讨。甚至确定了宗教问题应从哲学角度去研究的东方式“理性哲学”^[4]。因而对于研究道教佛教的诸位学者，笔者想要说明，研究它们时要注意考虑应在什么意识前提下进行研究。也就是说，是从哲学角度去研究呢，还是从宗教角度去研究，对此要三思而后行。虽说道教和佛教，与西方宗教——基督教有所不同，但作为同属宗教这一点上，若把西方基督教的研究宗旨和佛教国家的佛教研究倾向结合起来研究，可能会获取更好的效果。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西方基督教若与亚洲的佛教定期的会集在一起，那么，会成为得到捐款，拥有庞大教堂的宗教团体。就像专门研究基督教教义的人，我们称之为神学者一样，无论我们如何宽泛地去理解，它终究超脱不了宗教的范畴而不可能把它划为哲学的范畴。同时，这样的研究，实质上很容易成为附属于宗教教义的一种手段。佛教亦不例外。尽管如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还把道教佛教纳入传统哲学史上来，这样，在现代社会严重破坏大自然及生活越来越不安定，人们越来

越想归依于自然与神灵之中去的趋势下，对道教佛教情有独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情形下，东方哲学上的道教佛教研究，没有道理强求它不为某种特定教义服务。这一点，正是今天东方思想界的现状。这里还有一点可以明确强调的是，在东亚，儒学不可能成为与道教佛教及基督教相混淆的宗教。因为事实上儒学是伦理本质上的哲学。

或许，有些学者仍会持着东方没能将哲学与宗教，现实与理论分摊，来阐明中国哲学上对道佛的讨论与西方基督教的讨论是不同的。或许有些学者会联系历史，过去的哲学家不仅研究文学，而且研究历史，是兼备文史哲三体为一身的学者而来加以论证。但是，众所周知，专业化日臻完善的今天，已经不是同时研究文史哲的时代了。东方没有区分宗教与哲学，在现实社会中，已不能说是“我国文化一件最幸的事”了。尤其是现代，已不是哲学可以把宗教兼容起来进行研究的时代环境了。我们应当充分认识这一点。全面分析朱子的理论会发现，朱子不仅仅从伦理角度上，而是从多角度上对道教佛教进行批判。除了划清了宗教与哲学的界限以外，也解决了哲学的固有问题，催促了人们分门别类进行研究。这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今天哲学宗教不分问题的警世预言。

现在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来分析。即使朱子当时没有批判道教佛教，那么，道教和佛教自身在宗教及哲学方而将怎样发展？其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会起什么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不会比道教佛教的现状及现在的中国文化更好。就佛教而言，我们观察一直沿用佛教的日本及东亚国家就可以一目了然。还有实际上，程朱的道佛批判并没有给道佛自身发展带来太大的影响。就道教而言，也不相信在理论上会带来多大的发展，其原因在于其中的哲学问题已转入到新儒学里来了。此外，在宗教方面，因为它本身还不具备现代社会的基本需求。若进一步加以说明的话，我们若

认为道家超越现实的思想，会给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及东方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影响，这岂不是缘木求鱼。道家的“长生”“养生”本质上说是医学，再宽泛的说是科学思想问题。因而这样的问题与其在哲学领域里去探讨，不如在医学或生理学上去研究。

科学虽说是以“气”世界为研究对象，严格来讲是对“气”的“法则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科学在中国是从程朱理学开始确立的，是用“格物穷理”方法来研究的领域。科学比起在“气学”中发展，依据“理哲学”的思维方式发展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其原因就在于此。

笔者在此想要强调的是，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国在科学及经济角度而言，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但并不意味着在哲学上只强调物质观念上的“气”就是正确的或是现实可行的。就此问题，笔者可以自信地说，那就是，若“气”纯是物质方面的概念，那么，研究这方面问题的科学家要比哲学家更有权威性。这就像古代儒学者也研究农业等实用科学称之为实学，并把其划入哲学史册。而今，农业技术问题，农业的专家们及相关人员会研究得更好。随之，把其载入农业史要比哲学史中好得多。研究其历史也应该是历史学家的事情。从此看来，以已经分门别类的学科“气”作为中心来研究哲学，对哲学家而言，已经是非常艰难的了。就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研究具有竞争力的东方哲学的主题不应该是“气”，而应该是“理”，退后一步说，也应该是与“理”相关的“气”，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朱子在这种意识形态下，在当时已把“理哲学”定义为新儒学。其契机就是发现了作为宗教的道佛和伦理哲学的儒家本质上的不同点。这在中国哲学史，乃至亚洲东方哲学史上都是不可磨灭的重要历史事件。而今，却还有部分学者认为程朱理学是观念论来加以批驳，并欲以“气”学来代替。这正是今天中国哲学界显现出来的问题所在。

三、“理气决是二物”与“理先气后”的现代意义

笔者认为若要准确定义程朱理学，应称其为“理气心哲学”。这种看法由来已久。这就是说，“理哲学”已包含了“气学”“心学”。继承程朱理学的韩国朝鲜王朝三峰郑道传（1337—1398）先生在《心气理篇》一书中写到“理论心气”。这就阐明了“理”起着统领“心气”的作用。

但某些批判程朱理学的学者，以朱子称“理气决是二物”和“理先气后”为由，认为朱子隔离了“理”和“气”，主张“理”先于“气”。从而说朱子陷于观念论而不能自拔。对此问题，笔者可以简单的回答：“所有的哲学都是观念论”，而且哲学家所谈论的“气论”当然也是观念论。即使“理”潜在于“气”之中，哲学家所谈论的也决不会超出观念论的范畴。也就是说，这无法与科学家以原子等物质世界为对象，通过大量的实验讨论的“气”相提并论。所以，重要的是观念论的性质问题，只有真正意义上的观念论才是现实中切实的哲学。

笔者从现在开始，想直接通过“理气决是二物”及“理先气后”阐明“理学”的现代哲学意义。今天主张“气哲学”的哲学家大都以“机械论的法则观”作为理论前提。他们认为世界上物质——“气”是第一位的，“理”作为“气”的属性或潜在的原理，是第二位的。这种观点的错误就在于混淆了哲学和物理学的范畴。哲学，尤其是东方哲学的中心主题是伦理道德等。关于伦理及道德方面的论述不可能与物理学的“气论”和“原子论”相同。正如“匹夫不可夺志也”^[5]一样，伦理和道德不是一定要受物理法则支配的。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即使知道，世界是“气”即物质世

界，其运行的法则是“理”。因而“理”内在于“气”之中，这种说法很有说服力。这样的物理上的“气”，我们可以说，不可能与人类的意识无关。但我们也不能说，他们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气”只能是以伦理道德等观念为目的，只能是作为手段来实用的领域。人类的“理念”及“观念”如何，决定着物质世界和“气”世界是用于“善”还是用于“恶”。因而，“理”和“气”是不可能一样的，当然是“二物”。“理”是作为“目的”的存在，“气”是手段，在“理”的先导作用下，“气”只能紧随其后。从此看来，“理先气后”是再正确不过的。哲学从本质上是观念，也因为它是研究人世间存在特性的学术活动。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特别是在理解朱子针对“心”“气”强调“理”的重要性时，我们可参照孟子的“志”与“气”，“知言”与“养气”。^[6]

宗教是信仰，道家佛家都是宗教，当然也是一种信仰。但若仔细分析，这两个宗教却是走向两个极端。道教干脆没有与“气”相应的“理”的概念，而只把“气”本身观念化了。佛教则与“气”毫不相关的，只把他们超脱式的宗教理念观念化了。一言以蔽之，道家与佛家不是物质世界极端主义，就是过于超脱现实的、幻想的，因而都是虚无的（虚理）。

未来的中国是凭着这样的宗教发展呢？还是依随与科学紧密相连的伦理科学发展？这也可能取决于中国政府采取何种政治政策。但是至少，作为哲学家的责任应是努力通过哲学观念来使社会发展。作为哲学家最重要的任务是对宗教要始终采取“敬远”的态度，起到理智的监督宗教，不让其任意放纵左右社会的作用。宗教在宣教过程中，作为手段可能包含有伦理的实现，即使如此，宗教渴望永生及涅槃的最终目标，基本上都是个人欲望的实现。即使退一万步来讲，它也只能是个人的信仰问题。也正因如此，它不可能超越宗教的范畴。这种倾向也可能使其走向反伦理的轨道